

监制于洲讲述《长安三万里》背后的故事

一场充满诗意的动画冒险

本报记者 胡春萌



视点追踪

一部时长160分钟的全球影史最长动画电影,一首描写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群像的叙事诗,一幅展现大唐盛景的传奇画卷,创作历时三年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这个暑期上映了。唐代诗歌与诗人,是中国文化长河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以此为题材进行动画电影创作,如何展现诗人瑰丽的人生故事?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厚重?如何具象缥缈壮丽的唐诗气韵?如何将以上这些纳入一个扣人心弦的电影故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创作冒险。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长安三万里》监制于洲接受本报专访时,讲述了背后的创作故事。



◆以唐代诗人群体为主线去做一部动画大片

大唐广德元年,四川泸水关的军帐中,困守孤城的节度使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李白、高适、杜甫、王维、岑参、崔颢、孟浩然、贺知章、王昌龄……一位位伟大的诗人携着他们的诗篇,与高适的人生轨迹交集、分散。或缥缈洒脱,或孤傲不羁,或开朗恬淡,或严肃清冷,在《长安三万里》的故事中,被后世仰视的身影有了具象的行动坐卧与喜怒哀乐。

以高适、李白的人生为主线,以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真实历史为背景,描绘唐代诗人群体和壮丽的唐朝社会风貌,这样的选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破题不易的冒险。那么这场冒险又是如何发端的呢?

“小众”的水下考古
有令人着迷的瑰丽故事

记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是如何从事水下考古的呢?

张瑞: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的考古学就是与水下考古有关。高一的时候,我看到杂志上关于中国南海水下沉船的一篇纪实报告文学,这篇文章的内容是,1985年英国人迈克哈彻从中国南海打捞了一艘沉船,将船上的货物拉到了荷兰拍卖,而中国派出两位瓷器专家,携带着3万美元,却最终没有拍回任何一件中国文物。我当时就对成为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有一种感性的向往。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头就扎进了田野考古,而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水下考古,那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六年。2009年国家文物局举办了“全国第五期水下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我很幸运,单位派我去参加选拔,后来被录取了,我有可以圆梦的机会。在半年时间里,经过一系列的游泳、潜水训练和水下考古专业技术、水下文物修复培训后,通过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考核、考试,最后终于得到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水下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结业证书。从此,正式成为了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员。

记者:您觉得水下考古和陆地上的田野考古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瑞:水下考古的很多技术都是单独使用,都是适用于水下工作情况的。水下考古要克服很多陆上考古所没有的环境干扰,包括考古人员的生存环境变化。水下考古工作是在潜水技术的基础上,考古人员需要使用专业的水下考古设备,运用特定的水下考古技术进行工作。这都是水下考古比较独特的地方,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记者:从事水下考古这些年,您觉得中国水下考古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长安三万里》监制于洲介绍:《长安三万里》是追光动画的第八部作品,我们之前的作品实际上有的两个系列,一个是新传说系列,如《白蛇:缘起》《青蛇劫起》等;另一个系列,是新神榜系列,如《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等。三年多前,我们开始计划以动画电影的形式,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闪光人物和经典作品,开启新文化系列。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唐,这也是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都达到鼎盛的一段时期,那么什么是盛唐文化的代表呢?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唐诗,肯定是李白,这是一个发端。李白、高适、杜甫、王维……很多诗人我们从小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中国人可能从幼儿园起,从学说话就开始背唐诗,但他们的故事其实我们也不那么了解、熟悉,所以我们是想通过《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让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这些名字“活”起来。让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能够去了解他们的故事,能够对他们更有感情。

李白并不只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也有成长中的痛苦,他努力过挣扎过,其他诗人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和苦恼。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动画电影,能够向今天的观众们展示,唐代这些诗人,他们的人生和大的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故事里,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缓缓展开,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他们之间的情谊也非常令人动容。”于洲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黄鹤楼》

在《长安三万里》中,黄鹤楼是一条线索,贯穿了整个故事,它承载了青年诗人的凌云之志,也接纳了中年诗人的郁郁不得志,它见证了盛唐的壮美瑰丽,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焚灭凋零。然而,伴随着以诗人崔颢的《黄鹤楼》为代表的一篇篇诗词歌赋的流传,人们心中的黄鹤楼却从未倒下,黄鹤楼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建。

◆以边塞诗人高适为主人公

唐朝是个“一言不合就写诗”的时代,伟大

的诗人不胜枚举。“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虽然写下《别董大》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是与李白、杜甫等诗人相比,高适的诗和人生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都是相对陌生的。

《长安三万里》中以大量的笔墨去刻画李白这位潇洒仙般的诗人,却偏偏又选择了以高适这位边塞诗人的口去讲李白的故事,用这位四十多岁时才经人举荐中第、五十岁人生暮年披挂上阵的节度使的眼睛,去观察大唐的繁华盛景和大厦将倾的危机。

为什么要选择高适为主人公呢?于洲介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剧本的创作初期,我们梳理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发现高适、李白、杜甫,他们从青年时期就有交集,他们交往的故事很多,有很深的情谊。而高适和李白的性格又有很大的差异,李白非常不羁、洒脱,高适就比较严谨,一直是孜孜以求。

其次,高适在唐代诗人中,他在功业上的成就也是非常卓越的,少年不得志但是大器晚成,也许他不像李白有超人的资质,但是他的人生一直是勤奋努力的,最后的成就也非常之大。他的官职历任淮南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另外他平叛永王之乱、两次平息蜀乱,从品级来看他的官职不是最高的,但是他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5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小文官,非常之时安史之乱给英雄有用武之地,于是被火线提拔,这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一段历史。

再次,我们从观众观看电影的角度代人,观众中几乎没有人是能够代人李白角度的,李白是谪仙一般的人,可能跟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他的思维太缥缈了。但是以高适的角度去体验电影中的故事,观众是完全能够代人的。高适的人生经历可能对老百姓来说更有贴近性。他出身名门但是家道没落,十几岁时父母就都去世了,小的时候在读书方面也没有太多天赋,但是他一直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才有了大器晚成。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物。

◆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去创作故事

追光动画成立至今已第十个年头,相比于此前基于神话传说而创作的系列动画,《长安三万里》是以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去创作动画,其难度和商业风险都提高了不止一个层级。如何平衡故事的史实性与传奇演绎性,是创作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十年的积累,基于前面7部作品的努力和经验,我们才有创作《长安三万里》的能力、自信和勇气。描写大唐诗人的这样一部作品,如果退回五年前,我们可能也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和胆量去尝试。”于洲说。

几十首诗歌,几十位真实的诗人和历史人物,通过一个紧凑的故事,把这些松散的元素架构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做这件事情,其实做动画电影最难的还是故事,对于制作技术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驾轻就熟,唯独故事创作,是不能惜力的。但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和幸运,因为盛唐这段历史、这些诗人的人生经历,本身就蕴含相当多的精彩故事。按照电影分类,《长安三万里》是一部历史动画,但我们觉得更准确来定位,它是一个史诗大片。它的创作要求非常高,不是戏说,不能去随便杜撰,所以从创作立项开始,我们的创作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于洲表示。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成功,给创作团队很多启发。于洲解释道:大事不虚,就是说重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包括一些年表、时间、地点、人物关系,这个是必须要去尊重史实的,有史料记载的根据史料而定,没有记载的要做一些合理的推测。小事不虚,1300多年过去,有一些小的故事情节,要有一定的推测和想象,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影视作品的创作空间,但是这个想象不能像奇幻电影那种天马行空,要有理有据。比如创作团队给每一位出场的诗人都列了年表,通过诗人的年表去研究他们人生轨迹可能的交叉点,比如他们什么地方相遇,发生什么事情,作品是在什么地方写的,等等。

张瑞 把水下考古的故事讲给你听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对话UP主

张瑞,来自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部,是一名考古领队,也是一名水下考古专业技术人员。上山入海的考古工作之外,他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张瑞水下看世界”与公众分享水下考古故事,传播考古知识,拓展着考古事业的边界。

张瑞:进步最大的地方是近些年我国开始做不同类型的水下考古项目,比如甲午海战中钢铁制沉船的水下考古项目,比如在深海考古领域目前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深海考古项目得益于我国深海潜水装备技术的大幅度提升。

记者:您参与了甲午海战经远舰水下考古项目的工作,这是一个近现代铁质舰考古项目。当您第一次在水下看到这艘著名的沉船时,第一印象是什么?与之前参加南澳一号那种古代沉船科考时相比,最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张瑞:晚期的这些沉船,尤其是甲午海战的沉船,它的资料比较丰富,史料记载比较清楚,包括船员的身世、事迹等方面都比较清楚。加上经远舰又是在抵抗外族侵略时沉没的,所以在看到它时会有更多的崇敬之感、爱国情怀,会和它在情感上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早期的沉船,沉船的信息点比较少,需要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探索、研究,一点点去揭露历史细节。

两种沉船都需要通过考古工作去还原历史,但是还原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带着很多信息去还原,另一个是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信息可参考的情况下,全靠考古工作去揭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面。

中国水下考古
宣传科普理念需要升级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计划通过短视频传播水下考古知识?当时对内容有什么规划吗?

张瑞:大概是在2020年之后,当时我根据经远舰考古经历撰写的纪实文学《再见经远》



这本书出版了,对图书进行宣传时,我想到利用自媒体账号去做一些内容,最开始是以文字、图片为主,然后逐渐地向视频类靠拢。

我根据自己《再见经远》这本书的内容,所发的一些短视频,讲了很多水下考古的历史故事和工作细节,等等。反馈还是不错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大家对水下考古这个方向的内容还是比较感兴趣,因为目前媒体上关于水下考古的信息量太少了。现在去网上搜索,在有限的內容中大多数都是考古调查报告那种,比如哪有一艘沉船,然后下去挖掘,成果是什么,有哪些重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大家好奇心比较多,官方给出的信息又比较少,学术性过强,信息不对称。

记者:我看您的视频也在做不同内容的尝试?您觉得,网友们对怎样的内容更感兴趣呢?

张瑞: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更加关注与自己生活有紧密联系的信息。比如我

创作这个故事之前,团队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查阅了几百本史书和相关资料,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诗人生活过的地方采风,如西安、潼关等地。“有一些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的选择而推动,仅仅靠史书上寥寥数字的记载,现代人很难理解古人的选择,但是当你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一切就豁然开朗,比如如在要塞天险潼关,就很容易感受到守关将领哥舒翰决定出击或退守的艰难。此情此景会带给创作者一些灵感。”于洲说,“这个片子集合了很多人的智慧,我们自己的团队有300人,还有外部的团队参与,加起来可能得六七百人的制作团队。《长安三万里》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代文学方面的专家、中国历史研究院唐史专家等在剧本阶段就做了长达半年的评审讨论。制作团队还专门聘请了唐代礼仪顾问,对包括唐代风俗、礼仪、服饰等细节进行细致还原。”

◆以动画具象中华文化之美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

一部动画电影中出现48首唐诗,其中四首贯穿始终,如何在不影响故事主线节奏的基础上,对唐诗进行恰如其分的视听表达,立体地呈现诗意之美,是《长安三万里》的创作难点也是主题表达的重点。

于洲谈道:我们在创作之初就定了四个关键词——唐风、壮美、诗意、考究。无论是从画面、场景,还是音乐、表演风格,都是围绕这几个关键词进行创作的。片中这么多的诗歌,很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具体诗人在什么情境下写出来的?可能就不是每个人都清楚了。那个时候虽然交通不便,但是这些诗人们到处游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都去过哪里?在哪里写了什么诗?创作团队都要研究清楚。比如李白,我们有一张地图,把李白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标注出来,留下诗歌的地方也要记录,再去研究当年各地的地形和人文风貌是怎样的。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沿着诗人的人生轨迹,去靠近他们的创作环境和心境,然后发挥动画电影创作的想象力,以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艺术的结合,比如书法、水墨画、古琴弹唱等,去表现诗中的景象和深层次的意象。

十年时间,追光动画一直在从事中国风动画的创作,《长安三万里》则是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在谈到中国动画美学的核心时,于洲表示:希望我们的动画创作者能够用动画这样的形式,很好地传承和表达中国的美学。这种传承不是只停留在复制和再现上,是运用多种艺术技法,高度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包容性地体现中国之美。我们的“新文化”系列是以历史中广为尊崇的闪光人物和经典作品为创作对象,希望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向当下的年轻观众和家庭观众讲述这些闪光人物的故事,从而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经典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热爱。

《长安三万里》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合家欢电影,在诗歌和历史方面,是有一定欣赏门槛的。“我觉得《长安三万里》就像是我们写给大唐的一曲颂歌,同时也是写给今人的一封信。”于洲坦言,“唐诗是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中国式的浪漫。很多人对唐朝诗人,对盛唐历史都是既崇拜又有距离感的,通过动画,我们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和他们有关的。这些诗人的人生历程,他们面对苦难和挫折时所展现的精神与态度,在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身上还能够看见。因为我们文化的流传,中国人的精神也在传承。”

在影片最后有这样一句台词——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是的,只要文化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也会永远流传,跨越时间、跨越山海。

在与网友交流中,发现他们更关心一些水下考古队工作的细节。比如在工作现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这些也是网友会更多参与讨论的内容。

我做视频的内容大概分为两类,一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考古项目,我利用自己掌握的一手材料,和大家分享。二是其他水下考古项目,按照现在的规范,我必须根据已有的官方发布的视频、图片信息来进行讲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发现,能够获得的信息太少了,我能展开讲解的内容比较有限。所以计划赶上变化,我也在不断调整自己视频的内容和展现方式,尽可能地向大家展示更多的科普内容。

记者:近年来,随着媒体的传播,公众对考古知识的了解和兴趣在增加。您觉得,目前水下考古学的科普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张瑞:这方面,我觉得一些陆上考古项目的信息发布要比水下考古项目做得好。比如之前三星堆考古的直播等。实际上,考古科学是一个随着发掘研究,信息动态变化和不断完善的科学工作,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细节是公众想要去了解的。并不是说,考古队员一定要把所有内容都研究透了,才能发布“盖棺定论”的信息,这样的宣传观念,在当下信息实时更新的新媒体时代,是有所变化的。不要浪费水下考古工作中的信息,让公众持续对重大的水下考古项目保持关注,要与公众有互动,才能抓住考古学科普的窗口。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正规渠道的科普内容和展示信息太少,公众的需求很大,供需不匹配,导致一些猎奇的、错误百出的视频流传得反而很广,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在对公众的科普宣传中,要允许有更多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发声,不要让花费巨大成本的水下考古项目,所产生的信息只停留在科研报告中,要充分开发这些信息,把“良币”做足。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正确的信息,既能够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又能够让更多公众去了解这个事业的内容和价值,让水下考古成果产生足够的社会效益,让人们了解我国海洋国土下的文化瑰宝,我觉得这也是目前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重要内容。